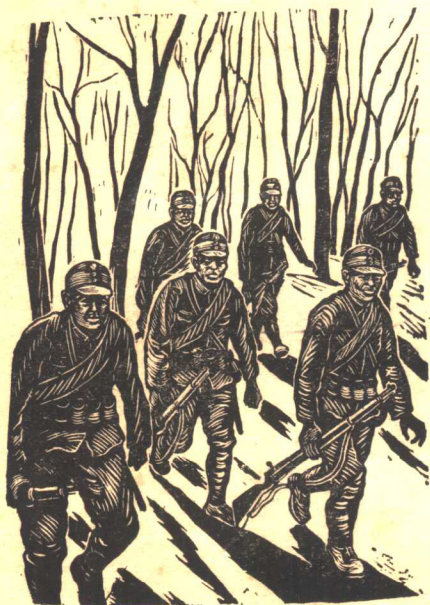


種二廿第書叢小火烽

紅豆的故事故

著 陵 孫



版 出 社 火 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種二廿第書叢小火烽

紅
豆
的
故
事

著 陵 孫

種二廿第書叢小火烽

紅豆的故事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實價國幣三角

著者

孫陵

發行者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烽火社

總經理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目次

紅豆的故事·····	一
夢中的海島·····	二三
初夜·····	二七
初夏的山谷·····	三〇
楚軍·····	四四

紅豆的故事

偶然在一個發霉了的小皮篋中，發現了一顆經年的紅豆。映着從窗外透進來的雨後的餘暉，晶地閃耀着寶石般赤紫的光芒。牠在我那發霉了的小皮篋中，整整輶光養晦地度過了一年的光陰。一年不能算是很短的時間，許多一年以前輝煌的閃爍着眩目光彩的美麗的記憶，也像那紅豆同樣在長久的發霉了的時間裏被我遺忘了。那裏面有渴望，有熱情，有歡欣，也有受苦。現在，牠們——那些值得追懷的記憶，——却又隨那紅豆一樣鮮明的出現在我底面前：我忍不住歡快地打開了我底記憶底一角。

時間拖回到一年以前。——那是一九三七底秋天。落過雨後的高原，天空高闊而清朗，空氣充溢着飽和的水氣。山花野草全塗上了一層油然的光澤。山谷間有滃鬱的白雲；在緩慢地舒捲着，移動着。有時像一匹素練，遠遠地捆束着一簇蒼翠的山林，有時像一股洪水，傾刻間流滿了深邃的谿谷。連綿不絕的峯巒，如神話中的仙境般，在雲霧中飄浮着。縹緲的，隱約的，迤邐到淺藍的天邊。又像似一個無邊無涯的大海，到處起伏着大大小小的泥土的浪頭，具着排天之勢，直向遠方湧去。

我們就像似一羣流浪着的吉普色人，每個都儘量的默負了自己應用的東西，棉被，飯碗，水瓶，牙

膏……和其他必需的小物件們，在那泥土的浪頭上面奔波着。一個隨着一個，一共排成了二十多個的小小的隊伍。彼此邪笑着疲乏了的歡笑，凌亂地輾起來，腳下潮濕的砂土。

「唱歌呀，小同志，小戰士……」呶，再唱一個吧……」

剛從南京監獄出來的劉麻子，向走在我前邊的一個女同志打着唿哨，做出一個滑稽的笑臉。

「啊——不我疲乏極了，可不要翹辮子呀。你……」那女同志說道：「麻子，告訴我們怎樣和看守們倒蛋的？」

麻子聳一聳肩膀，將脊背上的包袱變更了一下馱負的位置。隨着發出來兩聲嗽口，孟撞擊着手電筒的唧唧的響聲。咳一下嗽。

「呸！」

他轉回頭去啐一口唾沫，朝着東方。

「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天生的狗仔會向主子搖尾巴。……狗咬呂洞賓，看到窮人眼紅。……我劉麻子是天生就的一頭狼，吃過肉，見過世面……」

「那麼你？」

女同志困惑地望着他臉上的麻點，和那頑強的神情。

「不怕挨揍嗎？」她關切地問道：「聽說監獄裏常常打人呢，輕一些的打手板，重一些的就打屁」

股；再厲害了，啊呀呀……不是闖進黑屋子去幾天不給飯吃嗎？」

麻子沒有說甚麼。冒着從山谷間迎面吹過的雲霧，他又唱起爲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歌來：

囚徒……

時代的囚徒……

我們並不犯罪過，

我們……

起始是他一個人唱，沙啞的喉嚨，唱得有些像京戲，每當他歌唱的時候，我們便禁不住要發笑，但是他自己不笑，反而顯得非常地嚴肅，在他那沙啞的歌聲裏，充滿了忿怒和悲哀。後來我們都被他感動了，便一齊和着他底聲音唱起來。這二十多個人的聲音，像一條瀑布，流動在亂山之間。雲霧層層地迎面飛去，山林花草都在雲霧之中隱蔽了。

歌聲停了。堆積在山谷中間的雲霧，也被風吹得乾乾淨淨，不留一點雲翳。路側和溪澗之中的林叢，全在燦爛的日光之下，露出了牠們底軀幹。有楊柳，山棗，中國槐，婆羅葉，野葡萄，山裏紅……以及雜生的荊棘和野草。野葡萄爬昇在楊柳上，垂下一串串黑紫的葡萄。山棗和山裏紅全都落葉了，只剩下紅紅的一些小果實在光禿的枝桠上搖擺着。婆羅葉也開始變紅了，有時被風吹起來，在空中飛舞着，就像蝴蝶。

山澗中倒映着太陽影子，本來是赭色的石岩，因而變為灰藍了。清冽的溪水順着彎曲的山澗，從前邊流下來，又向着我們走來的方向流過去。「嘩——嘩——」地做着歡快的山原底樂曲，沖激着澗底的岩石，終古不變地暢流着。千萬年的岩石，受了牠底刷洗而平坦了。在水流低落的地方，很明顯地刻劃着曾經流過的水紋底痕跡。如高等石工所彫鑿的一樣，那線條十分清楚地鑄在石面上。

「啊呀，我可要翹辮子了！」那女同志又一遍地叫起來。牠底脚步就緩慢下來了。

「哦，過去這條河，」麻子指點着河對岸的一簇林叢說，「我們就可以休息了。」

這時我們正走着下山路，河水就躺在山脚下，閃耀着射目的光亮，順從着寬暢的河床決決地奔流着。河岸堆積着深深的卵石，都是上游山峽之間的石塊，受了河流底冲刷而成的。我們走下山來，正好有一隻擺渡在等待着過河的客倌。船家將渡尾掛在一條繩索上，繩索兩端便壓緊在河兩岸的巨石下。我們一上了擺渡，船家便那許着他們固有的渡曲，攀沿着繩索，向對岸出發了。

在擺渡上，麻子說起了監獄中的看守們怎樣虐待他們這批政治的俘虜，而他們又怎樣頑強地和看守們鬥爭着。「我是天生就的一頭狼，」——他說道。「吃過肉，見過世面。」於是他又說起他們怎樣用集體絕食的方法和看守們拚扣囚根的事情相鬥爭。若果聽到了有某一個同志被鞭撻時的喊聲，這全監獄底囚徒們都會響應着那喊叫底聲音而狂吼，敲窗，躁腳，搖鐵門……他們，那些看守——那羣狗，——一聽到這種聲音便住手了。

「不怕他們揍你嗎？」女同志困惑地問道。

「羣衆底力量，這是羣衆底力量……」

麻子得意地微笑着，又加上幾句：

「狗是怕羣衆的。你沒有見過嗎？你一個人的時候牠見你就咬，可是祇要你的人一多，牠便拖着尾巴跑開了。就是這樣……」

麻子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一九二七——被捉進監獄的，直到這第二次大革命爆發，——一九三七——他才得恢復了自由。在這長長的十年之中，我想他是嘗盡了人生底苦汁吧。

「到了，到了！」

渡船慢慢地靠了岸，船家停止了他們邪許的渡曲，都站立在渡尾上不停地揮着手拭摸在額上的汗珠。爲首的是我們這二十多個推選出來的隊長，付過渡錢，吆喝着，他第一個先跳上岸去。隨後我們也一個個地上了岸。看看離我們可以休息的那一簇林叢只有幾十步遠了，這時誰都一時地忘記了疲勞，奔跑着，歡笑着，爭先到達那個地方去。

這裏是約摸有五畝面積的一塊小小的盆地，路側是幾株老榆，已開始落葉了，萎黃的榆葉隨風飛舞着，一個店家依山開鑿了窑洞，一共三間，中間是廚房，左右兩邊做臥房。窑洞前邊立起了一堵曲尺形的圍牆。牆外有一塊小小的場園，乾乾淨淨，非常平坦，左角有一個石碾，幾個同志便解下馱負着

的包袱在碾盤上睡着。碾旁曬着一堆枯焦的雜草。牆內有一條過道，盡頭是一個牛欄，院子中間零亂地擺着喂豬或飼牛的食槽。

這時有幾個當值的同志走來和女主人商量着買米煮飯的事情。主人穿藍色印花土布襖，又用同樣的花布包了頭，懷抱着剛滿週歲的小孩招呼着我們。

「你們都是到××去的吧？我一看到女同志就知道了。別的隊伍是沒有女同志的……」
她不等着我們說話就又指點着一口土甕對我們說：

「哪。這是米，你們用吧，知道你們不會少給錢的。喲，這邊還有一個蕃瓜呢，一道賣給你們吧，切成碎塊，放進飯裏，煮熟了有菜有飯。」

起初是我坐在灶下，向灶門內燒着枯焦的乾草，一股股地青煙從灶門上邊冒了出來，熏得我底眼睛流淚了，草節比比八八地喧鬧着。劉麻子在鍋台上用冷水淘着米，淘米的水星時時落到我底臉上來。另外還有我們那隊長在切蕃瓜片。

後來我這燒火的職務被店家女主人接去了，我便乘這機會跑出門外來，將身體躺到石碾旁邊那一堆枯焦的雜草上，想要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

雜草發散着枯澀和幽邪的氣味，而且還有棘子刺痛着我底大腿；於是我將身體重新換了一個姿勢和位置，再躺下來。太陽散佈着溫暖的光輝，從西邊落了葉子的榆樹底罅隙中射到我底身體上。

我睜縫起眼睛，仰望着天空，有幾朵白雲，像初展開的棉團一樣潔白地粘在天壁上。兩隻灰色的蒼鷹，彼此追逐着，打着旋。河水響着嘩嘩的聲音，從我底頭前流過去。過園是一排連綿的山巒，低低地圍繞着這塊小小的盆地，如同人工築就的城垣，在山峯背後，便露出湖水一樣淺藍的天空來。

這美妙的清秋的高原底景色，是多麼動人，多麼使人留戀。無限的憂愁，無限的疲倦，任誰投身到這美妙的自然底懷抱中，也會忘記得乾乾淨淨吧。我歡欣地打開了先前賦負在脊背上的那一件小白包袱，拿出我底日記來，想要記下這值得紀念的一日。忽然那位女同志就向我說話了。

「啊——你，×同志，不好好地休息一下再趕路嗎？」

「謝謝你，我要寫下這些值得紀念的日記啦。」

「日記，你總是寫日記，住在店裏寫日記，走在路上寫日記，簡直寫不完了……」

「不，」我說道。「在我們到了××之後，這日記便可告一段落了。」

隨後我又向她說明當我離開上海之後，便如同將身體走進了小說之中。（是一篇很好的小說，）我每天讀一段，在我走完這一段長長的路程之後，便是讀完了一部完美的長篇。而牠（這動人的長篇，）便是用我們底行動來寫成的。當然行動中間也有我自己。於是她便不再說甚麼，沈默了，在她棕色的面孔上，露出了一個輕微的淺笑。這是一種同志之間的親切的微笑。她底面孔本是棕黃的，但經過了這幾日來的奔波，幾乎變成黧黑了。因為她新近剪去了鬢角的長髮，先前壓在髮下的皮膚

禁不住風日底吹晒，竟發炎並且開始爆皮了。這時她將身體欹伏在那個石礮上，脅下壓着她底那件赤色絨氈捆起的小包袱，那件多麼迷人的小包袱呀——我記起來了，走在無盡長的曲折的山道上，沒有水，沒有風，太陽從陡峭的山峽射進來，只照出了各人底影子，跟隨着艱難的腳步蠕動着。這時候那個小小的紅點，（在她脊背上的那件小包袱，）就在我們底前邊出現了。閃灼着，晃動着，像似一個象徵，牠引導着我們一直向前。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剛強，矜持，不甘落後，跑路也總是在我們底最前邊。雖然她還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女孩子。我寫完了日記，她仍然倒在那石礮上沈默着，不說甚麼。我就問她說：

「怎樣？你底病好了嗎？」

「嗯。」

她起初是羞怯地尋思了一下。

「好了，」隨後她就愉快地笑了一笑，說道：「完全好了，謝謝你哪。」

「那又算得甚麼，只要不是當真翹辮子，那便好了。」我底心裏却想，這不是你有心給我的責罰吧。

「哈——哈，那是出發以前你個人作好的輓聯，×同志，不是嗎？××未到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她說得別的同志們都隨着她笑了。

原來昨天我們到達中部的時候，我分了一隻多餘的梨子給她吃，於是晚飯以前她就生病了。起初她只是憂鬱着，臉上現出了灰白的顏色。爲甚麼呢？她是走得太疲乏了嗎？還是後悔她冒這樣的艱苦來追求她那渴望着的理想之鄉呢？想不出，而且像這樣的想法簡直是侮辱了她，無論怎麼說，她決不是爲了一點小小的苦頭便會反悔的那種人。只是怎麼地我們也不會想到病的上面去。

不要皺着眉頭，大衆底歌手，

不要皺着眉頭，大衆底……

我們將她教給我們唱熟的歌曲，再唱給她聽，但是她底眉頭皺得更加厲害了。我們看出了她從心裏發出的煩擾，便都不再說甚麼。忽然哇的一聲她將剛剛吃過的梨和別的一些東西全都嘔吐了出來，我們這才知道她是生病了。

怎麼辦呢？那憂鬱像似時疫病，一下子就傳染了我們幾個人。在這地方是不能生病的呀，前不夠村，後不夠店，總共不到幾百人家的小縣城，沒有吃，沒有住。要找一個醫生也是難事吧？但是她底姐姐還試探着問了她一句：

「找個醫生來看看吧？還是怎樣？」

「不，」她馬上阻止了我們。「不要去請醫生，我知道就會好起來的。」

但是我們誰也沒有聽從她底話，就分頭找醫生去了。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來作這件事却真

不容易，最後終於被我們找到了一個，這是在×軍留守處底廚房裏，被我們發現了一名老年的軍醫。他正吸着一支菸管，和我們一道來的幾個男女同志談着話，那幾個同志正在忙着升火和切菜。

「請你發發慈悲，老同志，我們有一個女同志……」

「生病了嗎？我看看去就是，」說着他站立起來，影子在燭光的前面晃動着，他一邊喃喃地說着，「在這個地方生病，可真是見鬼，……」我們跟隨着他，先走進他自己底臥室裏，從床鋪下邊摸出了一把積滿了灰土的藥壺來。

「哪，」他命令着我，「將這東西拿到廚房去，洗乾淨點，……」

我將藥壺洗好不久，老軍醫就回來了。他告訴我們說是婦女病。……

後來她底姐姐也來了，手裏還提着一個中國藥。

「啊——謝謝你，」她一進來就說道，「不要緊的，來了月經，醫生說是受了涼。……」

「甚麼，你是說她吃梨吃壞的嗎？」

「據醫生說是這樣。」

一下子我就全明白了。一種新的愧悔支配了我，我覺得關於她突然的病我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因為那些梨是我買來的，而且是我讓給她吃的。本來她不要吃，我只認為是普通的客氣，便鼓舞地說：「吃一個吧，多好吃的梨呀，」後來果然她就吃下去了。

「謝謝你呀，×同志，」

「這算得甚麼呢。」

「我們生病了，累得你們也不安。」

她這個姐姐底每一句感激，在我就覺得是一個責罰。只希望她不要再多說下去。後來，將藥煎好了。另外那幾位男女同志也將飯菜燒好了。這天的晚餐很好，吃饅頭，而且在湯菜裏放了兩斤肉，我們這二十多個人每人底碗裏都可以分到幾片。「噯，怎麼的肉都跑進你碗裏去了？於是另一個就說：「你不知道，今晚上是他掌灶的呀。」「那可不行，你不能一個人獨吞。」隨着是幾個人底轟笑聲，隨着又是鐵匙刮着菜鍋的咯唧唧咯唧唧的響聲。「啊——真香，我吃了四個饅頭三碗菜，」隨後有人小聲地罵着他「你這飯桶。」突然那個麻子又跑來了，他高聲地誇耀着「我吃了七個饅頭四碗菜！」「好，你是天字號的大飯桶。你不愧是一隻天生就的狼，吃過肉，見過世面。」以後又是轟笑的聲音，又是鐵匙刮着菜鍋的咯唧唧咯唧唧的聲音。菜湯濺到灶火上，冒着白烟，嘩嘩地叫着。顯然的每個人都因為吃到了肉片而滿意了，一連串地打着飽嗝，用手摸撫着自己底肚皮，不斷地稱讚着今夜飯菜的好吃。

我們將一碗冒着苦味的藥水帶回給病着的女同志，她底姐姐還帶來一嗽口孟的菜湯和兩個饅頭。

「你先吃飯還是藥？」姐姐問她。

「不，」她苦痛地搖一搖頭，說道：「我不吃飯了。」說完，她又將身體側向一邊去，燭焰熒熒地晃動着，將這老朽的閣樓照出了多條長短不齊的黑影。姐姐時時將手指觸到她底額角上邊去，很厲害地發着燒。我們都替她惋惜，今晚有這樣好的飯菜她竟生病了，沒有機會吃。人竟是這樣一種奇怪的東西，假使在過去每個人底環境裏，誰也不會覺到這種飯菜的可貴吧，然而現在都將牠看成了不可多得的珍品。姐姐沈靜地剝去饅頭上的皮，摸一摸那隻藥碗說：

「藥已經冷了，你起來吃吧。」

她應着這聲音艱難地挪動了一下身體，坐起來，像是想着甚麼，看一看那碗苦水，尋思了一下，拿起來，一口氣就吃下去了。姐姐趕忙拿白水來給她送，還未來得及，哇的一聲又嘔吐出來了。她垂下頭，倒過去，一句話不說，喘着氣。姐姐給她蓋一蓋被子，又加上一件絨氈，燭光熒熒地晃動着，一嗽口盂的菜湯已經冷了。還有兩個剝去了皮的饅頭。

「若果在家裏，她底母親不知又該怎樣不安了……」姐姐微微嘆着氣。

她們是叔伯姊妹，關於她們底事情，我雖知道一些。她底母親只有她一個女兒，但是她爲了追求一個理想，離開南京就跑上這條道來了。卻想不到會病倒在這偏僻的小城裏。

想到明天，更使我們愁苦了。「像這樣還怎麼跑路呀？」姐姐不住地重複着說，雖然她是爲這事

情感到了非常的焦灼，我們也想不出甚麼更好的辦法來。後來還是她底姐姐說：「若是能雇到一乘轎子就好了。但是在這種地方……」她臉上充滿了失望底陰鬱。

「就這樣吧，」我提起了勇氣說，「我到樓下房東那裏去問問看，萬一他們能幫助我們，……」
「啊……哪，×同志，太麻煩了你哪。」她又一次地責罰了我。

我站起身來，順着狹仄的扶梯走下去，應着我底脚步，踏腳板不斷地發出了吱吱的鬼叫的聲音。四周漆黑，在房東的臥房裏，閃動着微弱的光亮。我輕輕叩了兩下那臥房底板門，一切照舊，沒有甚麼變化，於是我又用力地叩了兩下子，裏邊這才有了聲音了，像似莎嚶，我不曾聽出說的些甚麼。於是我再用力地叩幾下，這回被我聽到了：

「找哦（誰）喏，進裏來？」

這是一個婦人底沙啞的聲音，我應着這聲音推開了那扇門，走進去。喲，這是個甚麼樣的房間！一鋪土炕佔去了二分之一的面積，炕上堆疊着破舊的骯髒的棉絮，有一個孩子，赤着一雙塗滿了灰垢和許多傷痕的腳，將身體蓋在那些又髒又破的棉絮底下打着鼾。女人有三十多歲模樣，散亂着頭髮，描着油垢的花臉，一條一條的懷抱着一個不滿週歲的嬰孩，孩子正在哇呀哇呀地哭着。在她面前，放着一支吸食鴉片用的烟槍和烟盒，烟盤（是用紙板做成的）和一只鉛鐵烟燈，在一個打碎了多條裂紋又用漿糊粘了起來的玻璃罩下，發着曖昧的微光，照亮着烟燈週圍的一圈小小面積。在炕下的